

我的爷爷

■黄长安

我是爷爷的长孙，爷爷是我的偶像，他影响了我一生。

爷爷是一个读过初小的农民，看起来有点“凶”，为人却耿直、厚道、善良，有主见。早年因为抓壮丁被迫去了台湾，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回来，一直在家种田，四季与泥土打交道，平平凡凡一个农民。然而，爷爷离开我们已整整30年了，时光并没有稍许减弱我对爷爷的深刻记忆，反而愈加感念，脑海中不时浮现爷爷那坚毅的身影，那慈祥夹杂着几分严厉的眼神，仿佛隔着时空时时提醒我、鞭策我。

爷爷对孙辈的教育理念朴素而实用。他的办法是严格管教好我这个长孙，然后以大带小。所以自我懂事起，爷爷盯我最紧，要求最严。吃饭的时候，爷爷一般挨着我坐，看着我吃相，不准歪着身子，脚不准放在凳子上；咀嚼不能发出像猪喂食一样的声音，夹菜要夹盘子边旁的菜，不准翻和掏；即使再难以咽下的蕃薯干饭也不能不吃，吃完后饭碗里不许剩下半粒米饭。别看这些小细节微不足道，在爷爷不懈坚持下，潜移默化养成我们兄弟姐妹的日常良好习惯。我作为长孙做到了，小孙子孙女也这么做了。我家虽然没有成文成本的家规，爷爷教我如何带好头做示范，这是最好的家书啊。

那个时候家里穷，为了让我早点学会务农的技能，我爷爷总是手把手教我如何干活。在我八九岁时，爷爷和父亲在离家5公里多的东海滩涂盐担晒海盐，我每天顶着烈日、冒着酷暑、赤脚踩着滚烫的晒坦路，且要花一个多小时为他们送午饭。爷爷会不厌其烦提醒我，走路时要专注。去沿河边水井挑水时，爷爷会告诉我第一桶水和第二桶水要提平衡，起挑时要沉着气，然后慢慢地一步一个台阶。农忙时节下田，爷爷也会现场示范，教我锄田、拔秧、插秧、割稻、打稻，一次次地讲解，一次次地纠正，才使我学会了一样样农活。

那时虽然家庭生活贫穷艰苦，但我至今仍不会忘怀爷爷相处的幸福时光。包括我与爷爷睡一张床时，爷爷会不时地给我讲做人的道理，教我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他的话没有空洞的大道理，有时他会用一句场桥的老古话，总结概括一下他的意思，特别使我提神，听得有滋有味。尤为难忘的是我小学毕业时，爷爷已六十多岁了，身体已大不如前。由于弟妹多，家里十分困难，我迫不得已要弃学干活。我的小学班主任蒋湘霞老师获知此事后，立马到我家劝说，恩师在情在理的分析，深深打动了全家。事后爷爷对我说：“爷爷虽然六十多岁了，但为了你有出息，再苦再累也要再熬几年，你只管好好读书，千万不要忘了老师和你爹妈的一番用心。”我是一个想读书、喜读书、爱读书的人，看着爷爷那满是老茧的双手和满是皱纹的脸，我不禁百感交集，顿时泪流满面。

在我初中快毕业时，爷爷听说大队（村）急招助理会计，从不求人的人他居然连夜跑到大队里，向大队干部挨个推荐，希望他们考虑将我作为助理会计的人选。本来我的长辈们诚实、本分就已出了名，加之我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优秀，一直担任班主席，最终大队（村）党支部会议一致同意我为大队助理会计。刚上班不久，恰逢大队里建造土糖棚，值守一堆散放着的建筑木料。午夜时肚子饿了，我便在点心店里吃了一碗算是值班点心。不料第二天竟让我爷爷知道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家从来以付出和吃亏为荣，为公家干点事是应该的，以后千万不能用大队的钱或别人的钱买点心。如果夜里实在肚子饿了，可向爷爷要钱买吃的。”爷爷虽然没有直接责备，但令我羞愧难当。爷爷的严要求，规范了年轻的我。

几年之后，我接任了大队主办会计，那时还不足20岁。一天大早，我还没起床爷爷就来了，他坐在床头给我打起了“预防针”，说咱家族以前从来没人当过大队干部，你一定要好好珍惜。特别是大队会计，管事务、管钱，权力大、责任大，千万不要贪不要占，家庭困难一点，吃苦一点无所谓，“横财”坚决不能要，不能因为你的污点毁了全家的清白，不能对不起推荐你的几位大队领导。

上世纪70年代末，我走上了公务员队伍行列，80年代中期在组织的培养下，我有幸当上乡长。爷爷听说后，又一次起早来到我的床前，既自豪又严肃地说：“全大队的人都知道你当了‘领导’，乡长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官’职，权力一定很大，但你这个乡长是人民选的，你要将这份权力用给人民，千万不要把这权力用在自己或者亲戚朋友身上，以免落得一个坏名声。”爷爷先后两次跟我说的话虽不是很多，但道理总是那么平实，每一句话都沉甸甸的，提醒也总是那么及时，两次我的眼睛都湿润了，当时我也郑重地向爷爷作了保证。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现在可以告诉他：爷爷，您的教导我时刻记在心上，我做到了！相信您泉下有知，一定会倍感欣慰。

爷爷在世时，虽然没有豪言壮语和惊世的传奇之说，可他是我心里最为崇拜的偶像。爷爷的那些话始终指引着我，融入我的血液，成为我的人生格言、行为习惯，让我本分做人、踏实干事。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也做了爷爷。爷爷，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把咱家的优良家风传承下去，让您福荫子子孙孙。

等待

■郑建雪

叶的落下	心的放下
是懂得树的忧伤	好过痛苦的温暖
树的萧瑟	所以不要感激温暖的维系
是了解地的难堪	也不必埋怨萧瑟的离开
秋风掠过	跨越秋的山峦
萧瑟	我知道山那边有无际的蓝
是生活的必然	秋风依然
就像曾经的温暖	满地的落叶满地的善良
是一种维系	萧瑟的树萧瑟的枝干
请相信	正蕴藏着力量
叶儿从来没有希望	你的力量还是我的力量？
要离开树离开枝干	怎么能分得清楚？
可是	只要愿望一起等待
萧瑟是必然	等待冬的苍茫
难道我们不会成为必然？	雪被下的麦浪

父亲一瞥

■金春妙

鞠躬的父亲

身体不舒服，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正欲离开，一位中等身材的男子如断线的风筝撞进了我的办公室。

他是来帮孩子盖章的，孩子选报三位一体考试，学业忙，很多资料需要家长帮着准备。我仔细阅读了他递上的材料，内容真实，遂在落款处盖上了校印。

“老师，你能等我几分钟吗？我还有几张材料正在复印，几分钟就好。”我蹙着眉头，肚子绞索般翻江倒海，只想去寝室躺着。可眼前满含恳求的目光，让人不忍拒绝。我点点头。

中年男子风一般疾驰而去。我知道校园很大，从这幢楼到那幢楼，没有十几分钟不能来回。然而不到八分钟，他又风箏般栽在我的门口，扶着门把，弯着腰，“吭哧吭哧”喘着粗气。我把印章清晰地落在申报表上。他长长吁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事，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脸。随即，他又不安地说：“老师，对不起，耽误你吃饭了。”我笑答：“没关系。”

中年男子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转回身，朝我深深鞠一躬——标准的90度。

我心头一颤：每一个优秀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全力付出的父亲，为了孩子，他可以低到尘埃里，把身体折叠成90度，这份父爱，令人动容。

忍者神龟

他是我的同事，每天背着一个小小

的双肩包，清瘦的背影和双肩包天然合一，远远看去就像一个盾牌挂在身后。有同事戏称他为“忍者神龟”。

他是数学奇才，随身携带的双肩包里装着密密麻麻的演算草稿。他在而立之年已是乡下一所高中的中层干部，成为中青班培养对象。然而他的儿子寄宿城里朋友家上小学，父子分离。为了陪伴儿子成长，他放下所有的荣誉，一切归零，从乡下调到城里，来到人才济济的重点中学做普通职员。

他的儿子长得清秀。沉默，爱思考，和他很像，内心很丰饶。我们共同外出旅游，分散景点各处自由活动。午后突遭暴雨，游客四下奔散，寻找躲雨的地方。他和儿子顶着暴雨逆人流而行，见到我们就像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递上伞。父子俩肩膀被雨水淋湿了一大片，水流滴答而下。父亲的言传身教不觉间在儿子身上留下痕迹，沉默的儿子内心并不沉默，他把对父亲的爱汨汨倾诉笔端：

还记得开学初，我一人去上学，父亲不放心，一直跟着我，好不容易说服他回家。我放学了，刚走到校门口，就见父亲正伸长脖子焦急地东张西望——在找我呢。我面无表情地走过去对他说：“你以后不要再来接我了，我又不是小孩子。被同学看见会笑话的。况且，我有自行车，你来接我不是多此一举吗？”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旋即笑眯眯地说：“好好，下次不来了。”说罢，父亲骑上他的破破烂烂的改装自行车往前骑，我则骑着父亲给我新买的“吉安特漫”不经心地跟在后面，一路父子二人默默无言。又一次

放学，我走出校门，迎面而来的又是父亲。我非常无奈，没好气地冲他嚷道：“不是约好了不来接我的吗？你怎么就记不住呢？”父亲有些委屈：“我不是担心你吗？好好，下次不来接你了。”结果隔了几天，他的“老毛病”又犯了。现在想来，这也许是父亲对我的爱吧。我的任性冷漠对父亲又是何等的考验。

读完他儿子的《父爱从未缺席》，我想：是不是每个父亲都是“忍者神龟”，边忍受着儿女粗粝的嫌弃，一边毫无保留释放心底的关爱……

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我的父亲，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甩手掌柜，家里油瓶倒了也不去扶一下，对儿女更是粗糙，高兴了扎下马步，和我们练一下南拳；不高兴了，毫不留情一脚把我们踹开。只是那一次，我发现他的深情一点也不亚于文学作品里的父亲形象。那天祖母在养老院摔倒，许是大限快到，浑身散发着腐朽的气息，令人不敢近身。父亲一个箭步跃到祖母跟前，半跪着身子，温柔地抱起她，如同捧起一个易碎的瓷器。他抱着她看骨科专家，抱着她默默回家。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农村家庭为什么那么急切想要生儿子，不就是“我养你长大，你抱我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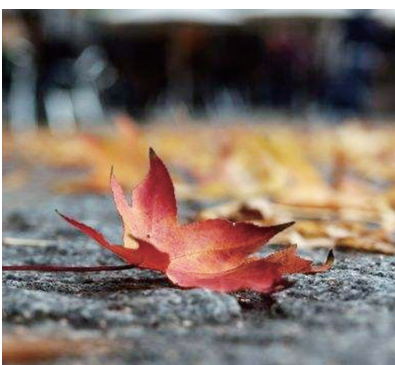
因患老年痴呆症遗忘父亲多年的祖母很轻，父亲却憋足了力气，如托着稀世珍宝，大汗淋漓，我不知道他这一路想些什么？有湿湿的雾气爬过他的眼角。这一瞬间，父亲很细腻，很“爷们”。

小院帚声

■李浙平

冬日的凌晨，天空迟迟地发亮。我还窝在暖洋洋的棉被里，已依稀听到从院子那边传来的“唰……唰……”声。声音由近而远，大概有一刻钟，声音停止了。一会儿，阿姆推门进屋，见我醒了，就给我套上毛衣，穿上衣裤，又穿好袜子，再套上小棉鞋，领我到厨房间刷牙、洗脸。从厨房间窗户往外看，天空已经大亮，夜间被寒风吹落的叶子都被扫拢在了东墙边的簸箕里，水门汀铺的道坦显得格外白，仿佛一尘不染。

阿姆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她擦家具，从不用井水，都从灶台汤罐里取温水。所以，无论是旧格栅、老茶几、清末圆桌、床、椅、凳，还是为育林哥婚娶用的新家具，一经阿姆擦洗，都很洁净锃亮。即便是搁在厨房间外面用细竹枝扎的大扫帚，看起来也是干干净净的。阿姆对大扫帚也是爱护的，因为她每天



清早就去打扫道坦，有时还会加一两次，如果地上出现杂物，似乎阿姆不允许道坦有脏杂看出现。或许是受阿姆的影响，小院处处给人以整洁的感觉。

这座院子是用阿姆的公公北伐战争中牺牲的抚恤金盖的，原来只有张家入住。后来将北边的屋子转卖给了两户人家，到我来阿姆家寄养时，小院里生活着十几号人，我曾在此居住了四个年头。小院内的房屋是单层砖木结构，呈凹形朝东、朝南、朝西连在一起，正堂西边屋外是有一眼水井的后院。东边是高高的围墙，与巷子隔开，出入的门台开在东西边小跨院处。围墙与房屋之间，是一个有九十多平方米的道坦，是小院的公用场所。

一年四季，道坦里总是热闹的。太阳挺好的日子，道坦里几架柴扉排搭满刚刚洗涤的衣裤，从上午可以一直晒到申时。六月里晒棉被，秋天晒菜干。冬节后晒鳗鲞、黄鱼鲞、酱油肉、酱油鸡、酱油鸭，道坦里挂得如琳琅满目般。冬季里端张竹椅在道坦里晒暖，夏夜里搭起竹床板在道坦里乘凉看星星。一年中过节要宰鸡宰鸭洗菜削鱼鳞这活自然都在道坦里做，遇有喜庆摆酒更是在道坦里架起炉子摆上好几张大圆桌。而道坦更是小孩的游戏场所，女的在地上用粉笔画些大大的格子就可做起屋游戏，两人拉起橡皮筋，其他女孩就跳上橡皮筋舞了，小孩一溜儿坐在道坦边

石阶上，就能玩点脚雷盘。即便是后来了，当育林哥买来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晚间也是摆到道坦里，邻居坐着电视机前，一夜连一夜看电视连续剧，那时候我已经做工，在家吃过晚饭便赶过去看。当然，养鸡养鸭，也只能让其等在道坦里自由走动。如此，道坦的地面出现脏物杂物是难免的。对此，阿姆便每天拿细竹枝扎的大扫帚去清扫。

从没见过阿姆穿花纹的或是条纹的衣裤，长年长青灰或藏蓝的服饰。天蒙蒙亮中，阿姆扫地的身影看起来也是迷蒙的，但扫帚擦过地面的声音却很响亮，“唰……唰……”极有节奏。水门汀的地面在岁月磨蚀下已显斑驳，但被阿姆清扫过后，就干干净净，恰如阿姆做人干干净净。直到阿姆真的扫不动了，不能再拿细竹枝扎的大扫帚时，大限将近了。

阿姆走了有二十载了。偶尔与原来的邻居在育林哥的分岁宴上相逢，聊起旧事，就不免说起“天光早一听到阿姆扫地下的响声啊，就晓得要爬起了。”我想，随着时光而去，有许多事会被淡忘。然而，留在回忆中的，必定是人生经历中珍贵的过程。那远去的小院帚声，何尝只是一件生活中琐事，阿姆将它做了一辈子，就是一种无私耐劳的品格了。

以此文祭拜我可敬的阿姆。从我的内心深处，我应该叫她老人家一声阿妈的。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托起明天的太阳